



高尔基选集
文学论文选



高尔基选集

文学论文选

孟昌 曹葆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1038 字数298 000 开本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frac{5}{16}$ 插页3

1958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60 册

定价 (5) 1.35 元



高 尔 基

拿波里·一九二六——一九二八年

统一书号: 10019·1038

定 价: 1.35 元

目 次

談談小市民习气(談談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1
一个讀者的札記	5
巴比塞的《火綫下》序	23
抗議对別黑尔的审判	30
論文理通順的好处	33
再論文理通順	44
論被捧起来的作家和“初学写作者”	48
論初学写作者	56
論“渺小的”的人及其伟大的工作	68
工人階級應該培养自己的文化大师	79
論文学	88
論文学及其他	106
文学突击队员	116
同进入文学界的青年突击队员談話	121
談手藝	140
談談《詩人丛書》	227
論剧本	241
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263
論短視和远見	272

論語言.....	284
和青年作家談話.....	292
第一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開幕詞.....	317
蘇聯的文學.....	319
在第一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上的發言.....	363
第一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閉幕詞.....	367
談談民間故事.....	388
我國文學是世界上影響最大的文學.....	401
論藝術.....	412
後記.....	419

談談小市民习气*

(談談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两个最伟大的天才；他們以自己的天才的力量震撼了全世界，使整个欧洲惊愕地注視着俄罗斯，这两个人都躋入了莎士比亚、但丁、塞万提斯和歌德这些伟大人物的行列，与他們并列而无愧。但他們两人对自己黑暗、不幸的祖国，曾經一度有过不好的影响。

这种影响恰巧发生在那样的时代，那时，我国的优秀人物在为了把人民从横暴的統治下解放出来而进行的斗争中疲憊了，倒下去了，而那些准备接替他們的年青的力量，却在絞刑台、苦役和謎一样呆板的人民的不祥的緘默面前感到不安和恐怖，并在这种状态中停步不前，人民象大地一样默默地把在爭取自由的战斗中流出的热血吞了下去。那些被革命斗争的爆发吓倒了的小市民，在渴望安逸和秩序中疲憊了，他們决心向征服者投降，出卖战败者，并因为这种出卖而获得虽是微小的，但对他們來說总是吸引人的一份权力……

反动势力的沉重的、灰色的烏云浮游在国家上空，希望的

-
- * 《談談小市民习气》一文初次发表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新生活报》第十二期上。这是該文第三章中的片断。列宁对这篇論文評價很高。——譯者注。

明星熄滅了，沈郁和苦悶抑壓着青年的心，黑暗勢力的血腥的手重又迅速地編織了奴役的網。

在這悲慘的時候，社會上的精神領袖應該以他的理智的正直的力量來說話：

“人民的貧困和愚昧，是我們生活中一切不幸的源泉，是悲劇，在這悲劇里，我們不應做消極的旁觀者，因為情況迟早要迫使我們在這悲劇里扮演受苦的和極其重要的角色。在國家^①看來我們是磚瓦，它利用我們來建築牆垣和堡壘，以便鞏固它的暴虐的政權。它巧妙地使人民和我們分開，使大家在和它那冷酷的機構作鬥爭時變得軟弱無力。當人民還是奴隸和盲目的野獸的時候，任何一個有理智的人也不能夠安靜，因為人民會恍然大悟，會獲得解放，而且會因對他們施用過暴力和蔑視而進行報復。當我們的周圍有着這麼多叫化子和奴隸的時候，我們不可能有美好的生活。這個國家把人性絞殺了，為的是要恢復人的獸性，並用這種獸性的力量來鞏固自己的政權；它反對那種永遠仇視暴力的理智。國家的幸福在於人民的自由，只有人民的力量才能戰勝國家的黑暗勢力。要明白，在別的国家里，正直的人，有理智的人不會象在我国這樣孤單。為自由與正義的勝利而鬥爭吧，你們會在這勝利中發現美麗。願你們的生活變成一首英雄的詩……”

“忍耐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紀念碑行揭幕禮時向俄羅斯社會致辭說。

“自己改善自己吧！”托爾斯泰說，更補充一句道：

“勿以暴力抗惡！”

在這種鼓吹忍耐和勿抗惡的說教里面，有一種非常丑惡和

① 指沙皇俄國。——譯者注。

可耻的东西，有一种近乎恶意嘲弄的东西。要知道，这两位世界的天才是在生活这样一个国家里，在那里，压在人民头上的暴力，已经达到惊人的极度无耻的程度。統治階級橫行霸道，肆無忌憚，使整个国家变成一座黑暗的刑場；政权的走狗們，从省长到下級警官，都橫蠻地劫掠和折磨千百万人民，愚弄他們，好象猫兒愚弄被捕的耗子。

然而却有人对这些受难的人民說：

“勿抗惡！忍耐吧！”

于是他們用漂亮的辭句来歌頌这些人民的耐性。这个沉痛的例子十分清楚地闡明了俄國文学对人民的真正态度。我国全部文学都是坚持对生活抱消极态度的頑强的說教，是对消极的歌頌。这是自然的。

小市民的文学不可能是另一种的，即使小市民艺术家是有天才的。

小市民心灵的特点之一就是奴隶性，对权威的奴性崇拜。如果有一天某人出于慷慨而把自己的关心布施給某个小市民，这个小市民就会把这个善人当作偶像，向他膜拜，正如叫化子对店老板膜拜一样。然而这种情形只有当偶像所过的生活符合小市民的要求的时候才可能有；如果他开始和小市民的要求发生矛盾（这是极其稀少的），他就会从座位上被抛下来，象一只死烏鴉被人从屋頂上扔下来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小市民作家或多或少总是讀者的奴僕的原故，人是高兴做偶像的。

我預料，偶像崇拜者会向我喊道：

“怎么？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并不是要批評这两个伟大艺术家的作品，我只是揭露小

市民习气。我不知道还有比小市民更为凶恶的生活的敌人。他們想在迫害者和受难者之間調解，他們想为自己辯护，証明自己接近迫害者和漠視人生苦难的态度是正确的。他們教导受难者忍耐，他們劝受难者勿抵抗暴力，他們总是寻找証据，以証明无法改变有产者对无产者的現有关系，他們一面答应人民在天上酬报他們所受的辛劳和痛苦，一面又观赏人民在世上所过的不可忍受的艰苦生活，他們象蚜虫一样吮吸着人民的血液。他們大部分直接替暴力服务，小部分間接地以宣揚忍耐、和解、寬恕和辯解当作自己的任务。

这是犯罪的工作，它阻碍了那必然要从謬誤的束縛中解放人們的过程，使这一过程不能正常发展；它是从个人利益的动机出发的，所以就更加有罪。小市民都喜欢在心里保持一个舒适的境地。当他心里的一切都妥妥貼貼的时候，他的心境是安宁的。他是个人主义者，这和沒有一只公山羊沒有膻味是一样的确实。

古时候，犹太圣人吉列里曾給人类作出一个关于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非常简单明了的公式：

“如果我不为自己，”他說，“那么，誰会为我呢？但如果我只为自己，那么，我生存有什么意义呢？”

小市民乐意接受这个公式的前一半，但不能接受后一半。

孟昌譯

一个讀者的札記*

二十世紀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就是人学会了在上空飞行，而学会之后，立刻就对飞行这件事不再感到惊异。人对于自己的理智的发明和双手的創造不再感到惊异，我認为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我觉得，二十世紀的人已經开始这样想：

“我在空中飞，在水底游，我能以从前想不到的速度在地上走，我发现并利用神秘莫测的鐳，我能够用无綫电和我的行星上的任何一个地点談話，仿佛不久就会发明长寿的秘訣。还有什么东西是我所未发现的呢？”

于是人勇敢地、不断地研究他的主要敌人——自然界的狡猾性，日益迅速地掌握了自然力，并为自己創造了“第二自然”。同时他繼續过着坏到极点的生活，对待和他同类的“邻人”的态度也愈来愈坏。

我想，直到人类明白对于自身感到惊奇应该是他的基本特性的时候，恶劣的生活将会这样一直繼續下去。人对于充滿創造力的自身，从来不曾感到惊奇，但在我們这世界上，只有这，只有他的理智、想象，直觉的力量和他的孜孜不倦的劳动才真

• 本文初次刊载在一九二七年的《集团》文艺作品选集第六卷，一六三——七五頁。本文原稿的标题是《談人与文学》，后来改为《談人》。——譯者注。

正是值得惊奇的。

看到人在留声机、电影和汽车面前所表现的惊奇，是很奇怪的，甚至有点可笑，但作为那许多精巧有益的东西和可喜的娱乐品的孜孜不倦的创造者的人，却对自己不感觉惊奇。物件和机器被人们这样欣赏着，仿佛它们之来到我们的世界上，是憑着自己的意志，而不是憑着创造它们的人的意志。

人的意义比通常所想象的要大得无可比拟，比他自己所想象的也要重大得多。我这样说，所指的是十分具体的、有着许多缺点和过失的人，是那些无论对亲人、对自己都是罪大恶极的人。大家都知道，人一身带有七大罪恶^①。

他妒忌，几千年来他妒忌鳥的飞翔，但是他自己也学会了象鳥那样飞翔。

他羡慕别人的力量，但他利用了这种力量创造了无数的财宝，其中有大大減輕了他的劳动負担的精巧的机器。

他好色，然而在对女性作犯罪的追求中，为了誘惑她，为了裝飾自己，他虛构出了不朽的美丽的詩篇。

他撒謊，捏造不曾有过的东西：美丽的神話、奥林比山^②上的快乐的諸神和他們的仇人普罗米修士^③；他虛构了天国和惡魔、許多迷人的童話和非凡的人物——唐·吉訶德、魯賓遜·克魯索、哈姆雷特、浮士德和几十个类似的人物。

① 七大罪是傲慢、貪婪、好色、暴躁、貪食、妒忌与懶惰。——譯者注。

② 奥林比山是在希腊，是神話中諸神的居所。——譯者注。

③ 普罗米修士是希腊諸神之一。据說他从天上竊取了火，交給人間，結果受宙斯懲罰，被縛在一个懸崖上任老鹰啄食，后来赫爾古列士把他释放了。他是一个反抗的象征。——譯者注。

他吝啬，因为他过于喜爱积蓄无聊的小东西，并且仍然过分吝惜，舍不得花费他的力量，以求获得比既得之物更美好的东西。

他傲慢，但我觉得，这不是罪过，因为自从他开始用后脚走路，而把前脚发展成为一切工具中最熟练的工具以来，他是有权自豪的。

他懒惰，这就是他的七大罪恶中最严重的一罪，正是由于懒惰和过早的追求安逸，他改变他那可耻而痛苦的生活的速度才如此缓慢。

其次我想这样论“人”：人是地球上一切生物中最莫名其妙的生物，这生物具有无穷的想象力，他不知疲倦地渴望着创造，大胆地渴求破坏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它具有卓越的从各方面嘲笑自己的才能，但却不会对自己感到惊奇。那些宁愿看见人们披兽皮的圣人，也许会说我用孔雀的尾巴来装饰人。

除了这些大罪（它的一部分只不过是人的装饰品）以外，如所周知，人是被许多微小的、齷齪的罪恶弄脏了的。

我并不是一个道德家，这可以从以上所说的话中很清楚地看出来。我不想在齷齪的罪恶的垃圾堆里去翻掘，因为我认为干这种事是极端有害的。其所以有害，是因为专门注意和强调人的微小的弱点，恰好替世界的严峻法官建立起一种方便的、然而玷辱人的“生活”观点，这种观点把人看成本质上就是一钱不值的。这种观点是那些爱好“灵魂纯洁”、爱驯服和服从某种从古以来的“主导思想”的人所喜欢的，以这些“主导思想”为基础，才建立了如今已经腐朽到底的“社会”。

这种观点所容许的对待人的态度，大致就是待人如同对待

原料，或者，在最好的場合，是犹如对待“半制成品”。道德家把人踩在“自己脚底下”，威风凛凛地耸立在人上面，而这使得他們完全滿足。

人有时候喜爱为一文不值的称号辯护，这一点，我自然不会反对，我本人过去和現在都常常看見，人确是这样的。但我确实知道，由于“社会教育”条件的力量，人很容易变成“坏人”，而变成“好人”的原因是太少了，如果他始終是个好人，那是他个人的功劳。人不大关心自己“不太好”的那一方面，对这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在我看来，人在本性上是一个大殉教者，这个殉教者并不希望成为圣人，但是由于他是专心于这个世界的事业的，所以他就成为一个伟大人物。艾尔·狄孚、罗蒙諾索夫、卢騷、普希金、拜倫、門捷列耶夫^①、列舍普斯^②和千百个类似的人物，都是本性純真的人。如果我使人想起，我所举出的天才的人物当中，有些是“品行有問題”的时候，我希望，我沒有触怒任何人。

自然，从这里不應該得出結論說，当感觉到天才勃发的时候，就必须做些胡鬧的事情，如同罗斯的現代青年作家中，有些人在过去和現在所做的一样。差不多所有年紀在十五岁和二十五岁之間的人，都觉得自己是个天才，但在大多数場合，这是一种类似假怀孕的毛病：征候和真正怀孕时一模一样，但肚里却是空虛的。

我觉得，如果对人生持悲观的看法，而对人則尽一切可能抱乐观的态度，那是很有益的。

① 門捷列耶夫 (1834—1916)，俄国著名化学家。——譯者注。

② 列舍普斯 (1805—1884)，法国著名工程师和外交家。——譯者注。

这矛盾嗎？不，为什么呢？生活在目前还是出色的匠师的失败的作品。

这种对人的观点已經不允許把人看得一文不值，不允許把人看作替别人建造幸福的材料；同时，这种观点也会助长人对自己的工作的不滿意情緒。生活将常常是不够完滿的，这样，人对于更美好的生活的願望才不致消失。

十九世紀初，有人說過：

“国家的产生是为了要抑制人們的任性，杜絕他們的理智的大胆的幻想”。

就意思恳切这一点來說，這話說得很好，但从實質上看，却說得十分可恶。

就在十年前，在俄罗斯兴起了一个新型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目的，正如我所理解的，是要使全体人民大众具有創造的自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所特別需要的，是要改变那种习惯了的、在他們心中根深蒂固的把人看得一文不值的看法。在我国开始了的幻想的工作，随着这种工作而产生的紧张活动，以及这工作已經产生的成果，都非常有力地說明这种观点的正确，就是：一般地說，人总比慣常地所想象的要好些。

也許，有人会問：

“为什么在應該講群众的創造的时候，老是說人呀，人呀呢？这里有没有个人主义呢？”

我以为是有几分的，但沒有任何理由害怕它，因为，如所周知，少量的毒藥对于有机体是有益的。磷是一种毒物，但沒有它，你就活不下去。无可置辯，大堆的物質里是含有放射性的物質，但要具备許多条件，才能从中抽出純粹的鐳来。

在苏联，这些条件已经建立了一部分，而且正在繼續不断地发展。工农的文化成长是一个无可爭辯的事实。應該說，过去和現在都不曾有过一个国家，是这样能干、这样热心地关怀人民的文化教育，有如現在的俄国。我講到这点，不仅是因为我熟悉这样一些优良的出版物，象《农民报》和《工人报》，周刊《女工》、《农妇》，出色的杂志《我要知道一切》、《自学的农业家》，和其他几十种出版物，它們极其关怀地、能干地供应农庄和工厂的劳动者的文化要求；我講到这点，不是因为我正在尽我所能地注視着工农通訊員的工作和那些真正的“新”的人的个人智力的成长，——不，不用我說，大家也都知道，使我敢于滿怀信心地講到群众的文化成长的，不只这一点。

乡村和城市各种年青的和上了年紀的人写給我的信，对我来说有更重大的意义，从这些信里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俄国人对自己的国家，以及一般地对世界、对科学、对文学和对生活中的一切事物的积极关怀正在怎样地增长和深入。技术部門中的“发明家”的数量的增长，就可作为例証，而特別有趣的，是妇女开始在这部門工作的事实。順便說說吧：《尼日尼戈罗德天文学日历》是俄国发行了三十九年的唯一的日历，它刊載两位女天文学家勃古斯拉夫斯卡雅和烏沙科娃的文章，認為这篇文章是“慧星的狩猎者”，同时指出这是“一个創举”。一般說来，妇女中間的社会积极性的迅速增长，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現象，而这种积极性在回教妇女中間特別惊人。

俄国正生存在艰苦的条件下，这是无可爭辯的，同样，欧洲各个“高度文明的”国家的政府正在热心地致力于制造和巩固这些条件，这也是无可爭辯的，对于这件事，那些也是“最文明的”欧洲社会主义者的聪明的惰性和緘默，一点也沒有加以